

英國“脫歐”后 全球貿易布局面臨多重困擾

新華社倫敦 8 月 26 日電 財經觀察：英國“脫歐”后全球貿易布局面臨多重困擾

新華社記者王慧慧

英國新首相鮑里斯·約翰遜上臺后，多次強調英國要在 10 月 31 日如期“脫歐”。分析人士指出，英國出現“無協議脫歐”的風險陡然激增，英國“脫歐”后其全球貿易布局將面臨多重困擾。

英歐貿易關係受干擾

歐盟是英國最大的貿易伙伴。據英方統計，2018 年英國對歐盟出口額占英國出口總額的 46%，進口額占英國進口總額的 54%。一旦“無協議脫歐”，英歐貿易可能陷入混亂。

霍金路偉國際律師事務所貿易法專家艾琳·杜森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很難判斷‘無協議脫歐’后英歐雙方貿易將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干擾，因為從未有過‘脫歐’先例，但雙方貿易肯定會變得困難。”

杜森認為，“無協議脫歐”意味着英歐貿易將回到世貿組織規則框架下，更多的邊檢可能導致供應鏈受干擾，英國服務業、製造業和農業將受到影響。

分析人士指出，“無協議脫歐”后，英歐需要立即開始談判并盡快達成新貿易安排，談判壓力遠

大于存在過渡期的“有協議脫歐”。此外，關於愛爾蘭邊境的“備份安排”，也可能成為未來英歐簽訂貿易協定的一大障礙。

復制貿易安排有壓力

作為歐盟成員國，英國受益于現有的約 40 個歐盟貿易協議，這些協議覆蓋全球 70 多個國家。由于英國與美國、中國、日本等主要經濟體沒有雙邊貿易安排，去年以來，英國政府一直積極謀劃與第三方“復制”相關貿易安排，以求得即使“無協議脫歐”，還可以與這些國家繼續維持現有的貿易優惠條件。

英國迄今已簽署了 13 個貿易連續性協議，涵蓋智利、以色列、瑞士、韓國等 38 個國家，涉及貿易金額達 890 億英鎊。

不過，英國簽署連續性協議之路任重道遠。據英國國際貿易部網站信息，目前仍在討論中的連續性協議有 20 多份，包括加拿大、墨西哥、埃及等國家和地區，但預計與日本和土耳其的貿易安排無法在“脫歐”日期之前達成。

分析人士認為，把歐盟和其他國家達成的貿易協議“復制”成英國與這些國家的雙邊貿易協議并非輕而易舉，而且現在“脫歐”路徑不清晰，一些國家在與英國簽署連續性協議時會猶豫不決。

杜森表示，英國如何與主要經濟體進行貿易談

判值得關注，英歐未來能夠達成何種貿易安排會成為其他國家與英國談判時的參照物。

商簽英美自貿協定非易事

“脫歐”后迅速與美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是英國政府的一大訴求，但一系列現實問題讓英美達成自貿協定的前景不容樂觀。

首先，英美對簽署貿易協定的迫切程度并不相同。在“脫歐”背景下，英方期待與美國談判取得進展以提升英國在國際貿易領域的影響力。但正如美國前財長薩默斯所說，“英國態度急切，沒有籌碼，處于弱勢，與美國達成有利協議只能是妄想”。

其次，在協議具體內容方面，美英之間也存在分歧。英國人擔心低於歐盟標準的美國產品進入英國，并且不願向美國投資者開放英國引以為豪的國民保健制度，這些都將對雙方談判造成障礙。

此外，從程序上看，貿易談判由美國政府負責，但美國國會最終能否批准協議尚未可知。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已表示，一旦英國“無協議脫歐”導致愛爾蘭島上出現“硬邊界”，民主黨不會支持與英國達成任何貿易協定。

德媒揭露： 美國煽動香港騷亂違反國際公約

德國《商報》網站 8 月 19 日發表題為《美國錯誤地插手香港抗議活動》的文章，作者為德國《經濟周刊》前主編斯特凡·巴龍。文章稱，1970 年美國對反對越南戰爭的人制造的所謂“肯特州立大學慘案”或 1992 年洛杉磯騷亂中使用軍隊和國民警衛隊，表明了美國政府是如何嚴厲維護公共秩序的。

文章稱，這是觀察世界政治時一再被證實的一個令人悲傷的等式：知道得越少，偏見就越嚴重；偏見越嚴重，世界就越簡單。

根據廣泛傳播的有關香港騷亂的報道，那里熱愛自由的“示威者”和“活動分子”利用他們的民主權利和言論自由去“保護”自己城市。但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事實并非如此：蒙面年輕人拿着石頭、彈弓、燃燒瓶和鐵棒與警察發生暴力巷戰，他們還壘起路障，強行闖入立法會，摧毀了會議大廳，在那里掛起了前殖民宗主國英國的國旗，癱瘓國際機場，扣押、捆綁并折磨可疑人員，甚至最后還阻擋醫務人員施救。

叛亂頭目之一、22 歲的黃之鋒日前把香港的情況比作 1989 年民主德國的情況。文章指出，與民主德國不同，香港無疑仍是一個法治社會。根據著名的美國“世界正義工程”組織最新的“法治指數”，香港在 126 個被調查的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 16 位，排在老牌民主國家法國（第 17 位）和美國（第 20 位）之前。

文章稱，在至今已持續數月且越來越激進的對抗中，執法人員對違法者採取行動時其實是把暴力維持在最低限度，而不是過分地使用暴力。正是因為這一點，迄今沒有發生死亡事件，嚴重受傷者也很少。

在美國，這樣的騷亂可能早就被鎮壓了。1970 年美國對反對越南戰爭的人制造的所謂“肯特州立大學慘案”或 1992 年洛杉磯騷亂中使用軍隊和國民警衛隊，表明了美國政府是如何嚴厲維護公共秩序的。

文章稱，同一個美國現在却敦促香港和北京保持克制。與此同時，它自己却通過建議、行動和金錢來煽動沖突。過去幾年，這個中國南方港口大都市的“反政府分子”從美國那里獲得了數百萬美元的捐贈。

最大的捐贈者之一、美國國會資助的“國家民主基金會”在 2012 年的調查報告中描述了自己的捐贈目的：“發展公民、尤其是大學生更有效地參與政治改革公開討論的能力。”現在，我們在香港街頭可以看到這種民主輔導課的結果。

文章稱，香港騷亂爆發前不久，美國現任國務卿、中情局前局長邁克·蓬佩奧和國會高層人員在華盛頓親自接見了主要的香港反政府分子。

最近，在騷亂期間，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政治部主任會見了黃之鋒和其他騷亂頭目。從這位女主任的職業生涯看，她可能服務於情報部門。她沒有提醒這些人保持克制。無論如何，自那以來，香港街頭暴力的強度是增加而非減弱。

文章還稱，美國政府試圖把此次會晤淡化成日常工作事務。但是，與一場運動的頭目會晤絕不是日常工作事務——這場運動的支持者數周來幾乎每天都在和警察發生巷戰，高喊各種口號，或暗或明地懷有顛覆思想或分裂意圖，從旗杆上扯下國旗并舉起星條旗。

文章認為，美國的做法違反了《維也納公約》。該公約禁止外交官干涉駐在國的內政。不把香港的事件理解為劃時代的中美地緣政治沖突的一部分是

幼稚的。唐納德·特朗普把對華貿易協議問題和北京“人道地處理”香港問題掛鉤，但對印度中央政府突然取消賦予克什米爾的特殊地位只字不提，正好說明了這一點。



圖片來自網絡